

那棵樹立在那條路邊上已經很久很久了。當那路還只是一條泥濘的小徑時，它就立在那裡；當路上駛過第一輛汽車之前，它就立在那裡；當這一帶只有稀稀落落幾處老式平房時，它就立在那裡。

那樹有一點佝僂，露出老態，樹頂像剛炸開的焰火一樣的繁密。認識那棵樹的人都說，有一年，颱風連兩天兩夜，附近的樹全吹斷，房屋也倒塌了不少，只有那棵樹屹立不搖，而且據說，連一片樹葉都沒有掉下來。這真令人難以置信，可是，據說，當這一帶還沒有建造新式公寓之前，陸上颱風緊急警聲中，總有人到樹幹上漩渦形的洞裡插一柱香呢！

那的確是一株堅固的大樹，霉黑潮溼的皮層上，有隆起的筋和縱裂的紋，像生鐵鑄就的模樣。幾丈以外的泥土下，還看出有樹根的伏脈。在夏天的太陽下挺著頸子急走的人，會像獵犬一樣奔到樹下，吸一口濃蔭，仰臉看手掌手指托住陽光，看指縫間漏下碎汞。有時候，的確連樹葉也完全靜止。

於是鳥來了，鳥叫的時候，幾丈外幼稚園裡孩子也在唱歌。

於是情侶止步，夜晚，樹下有更黑的黑暗，於是那樹，那沉默的樹，暗中伸展它的根，加大它所能蔭庇的土地，一公分一公分的向外。

但是，這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，別的東西延伸得更快，柏油一里一里鋪過，高壓線一千碼一千碼架過來，公寓樓房一排一排挨過來。所有原來在地面上自然生長的東西都被剷除，被連根拔起。只有那樹被一重又一重死魚般的灰白色包圍，連根鬚都被壓路機輾進灰色之下，但樹頂仍在雨後滴翠，經過速成的新建築物襯托，綠得很深沉。公共汽車在樹旁插下站牌，讓下車的人好在樹下從容撐傘。入夜，毛毛細雨比貓步還輕，跌進樹葉裡匯成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，洩漏了祕密，很溼、也很詩。那樹被工頭和工務局裡的科員端詳過計算過無數次，任他依然綠著。

計程車像飢蝗擁來。「為什麼這兒有一棵樹呢？」一個司機喃喃。「而且是那麼老這麼大的樹。」乘客也喃喃。在車輪揚起的滾滾黃塵裡，在一片焦躁惱怒的喇叭聲裡，那一片清蔭不再有用處。公共汽車站搬了，搬進候車亭。水果攤搬了，搬到行人能優閒的停住的地方。幼稚園也要搬，看何處能屬於孩子。只有那樹屹立不動，連一片葉也不落下。那一蓬蓬葉子照舊綠，綠得很問題。

每年夏季，正是陣雨——俗稱西北雨最頻繁的季節；也正是吾鄉收割、犁田、插秧，一項緊接一項的農忙時期。尤其是在午後，天色更令人難以預料，說變就變，而天色一變，不一會兒，往往立即雷電交加，米粒大的雨，隨之傾盆而下，吾鄉在田野勤苦工作的人們，因無處躲避慘遭雷殛的事件，時有所聞。

整個暑假，常跟隨母親到田裡，每當遇上這種時候，無論正在做甚麼工作，我總是急於趕回家，而母親總是堅持要把工作做到告一段落，以免損失農作物，或誤了農作期，常在雷電交加下，淋著雨回來。

若是正在曬稻穀，天色一變，家家戶戶曬穀場上，大大小小都急急惶惶出動搶收，唯恐搶收不及，穀子被雨淋溼，以致發了霉，發了芽，那就難以出售，損失慘重了。那一幅景象，真似古代驚心動魄的競技場。

這天下午，烏雲又突然密佈，晴朗朗的天空，一下子陰黯了起來，一道一道金閃閃的閃電，怒叫著的雷聲，由遠方逐漸逼近。耀目的閃電，閃得我心驚膽惶，轟隆隆的雷聲，震得我不知道所措，母親卻還沒有收工的意思，忍不住向母親提議：快回去吧，剩下的工作明天再來做吧！母親抬起頭，望了望隔壁田還在趕著犁田的農友，望了望天色，平靜的說：不必急，雨還不會下那麼快。而後彎下腰，繼續一鋤一鋤鋤著種在田邊的這一系列番薯，我也只好繼續跟著撿拾。

為了供給養豬的飼料，上一季，母親將靠近排水溝的這一系列田邊，特別留下來改種番薯，於今番薯已長成，插秧期又到了，母親急於掘收完，以便趕得上插秧，然而，眼看豪雨即將隨著雷電傾盆而下，我實在惶急不堪。

閃電已更逼近，經我再三催促，母親終於說：你先回去吧！我把番薯收拾好了就挑回去。我不禁在心裡吶喊著：一百斤番薯才值幾十塊錢？這幾擔番薯才有多少斤？費了這麼大力氣，這麼多功夫，到底值多少？母親啊！您為甚麼不會算一算？為甚麼這樣珍惜？

但我怎麼敢說出來？母親平時常訓誡我們不可作賤農作物，母親珍惜的，原不是可以計算的價值，而是辛苦流下的汗水，而是可親可感的作物啊！

來這岑寂的山裏，轉瞬已圓月三度了。這九十多個日子，就像一陣微風掠過渺茫的時間的大野；那麼輕微而虛幻的消失了，儘管到處進行著慘烈的戰爭，而被隔絕在這僻遠的小山村裏，生活是平靜的，平靜得有如古井裏的死水，只有沉默的苦酒，一滴又一滴地注進生命的杯子，近年來，我已呷慣了這一份並不可口的飲品，每當我獨坐山莽或佇立澗畔，就彷彿覺得我與繁囂的人世隔絕了，又恍惚是人群遺棄了我，於是我哀默地飲下了大量的苦汁，讓那份重量鎮壓著活躍的年輕的心靈……。

在日月的輪轉中，貧瘠的山村裏唯一的點綴——山麓酡紅的杜鵑凋零了，路畔芳冽的野薔薇亦杳然謝世，連藉以憑弔的殘瓣零蕊，都已無從尋覓，昨日尚是紅嫣白潔，今天就香消玉殞。朋友，時間是怎樣的摧殘著繁榮，盜竊著青春！在這一串時日裏，誰又知它給我們增減了些什麼呢？記得荷累斯曾這麼說過：「當我們談話的時候，可妒羨的時光悄然過去了，今天是你自己的，明天也許就不是你的了。」你也許會說這句話太過火了一點，它也曾帶來了新生，茁壯了幼嫩……但它畢竟是可懼的，當你稍一鬆懈，它便會偷偷地從你這裏竊去了一切。

幸福的人往往藉友朋間摯誠的談心來排遣寂寞，藉歡悅的娛樂來舒散為工作困繫的身心；然而，住山村裏的人是沒有這福份的。煩悶時，我只有拖著螢子的身影，蹣跚地在山林間漫步著。「超人」尼采曾把孤獨的散步，列為人生三樂之一，那麼能夠領略這份「樂」的，究竟是不幸還是不幸呢？

如果說人生僅需空氣及一個寂靜的、可以躲避醜惡現實的環境為滿足，那麼山村將是最合適的生活地點。記得在城市時，除了極偶然的幾次遠足外，人是完全與自然隔絕了，整日價在煤煙中呼吸，在灰塵裏生活；你說出去走走吧，擠擠攘攘的人群與混雜著汗臭油味的空氣，也不見得就能寬舒你的心胸。可是在這兒就不同了，有高曠的丘陵，有迂迴的山徑，有錯綜的阡陌……清晨，你可以踏著草端似蚌殼裏才孕出來的珍珠般晶瑩的露水，緩步上寧靜的山崗；樹木都在清新的空氣裏輕輕地呼吸著，散佈著沁甜芳冽的氣息，大地平靜而安詳，有如一個酣眠中的少女，一會兒，朝陽酡紅著臉，從森鬱的山嶺後羞怯的顯露出來，一切都給抹上了一層稚鵝的茸毛般嫩黃的光輝。大地甦醒了；千百種鳥在樹梢唱出她們的讚美，那聲音就像春天映著陽光的溪水。田塍上，三兩個農夫披著柔和的陽光，正把耕牛趕向田裏……一天就這樣開始了，傍晚，你可以看到如火般璀璨絢麗的晚霞，燃紅了半邊天壁，從山腰湧起一片朦朧的暮靄，逐漸吞沒了峰巒、林木、村舍……蔚藍的碧空顯得更深邃而神秘了。

六歲時，我坐在父親腳踏車的前桿上，被從海口的外婆家載回烏日老家。夜空如水，田野曠寥，長期跋涉到村子口，我早已睡眼矇矓，頻頻打盹。可是當車子小心翼翼地駛在田埂路上，遠遠望見自家窗口兩盞暈黃的燈光時，我突然雀躍起來，因為燈光亮著，母親在家！那兩盞舊式燈泡，愉快的昭告我這離家一個暑假的孩子：妳回來了，我們都在等妳！

二十年後，我因病開刀。當年忠孝東路上猶未有今日大樓櫛比鱗次的盛況，建物上面的天空線，高低玲瓏烘托出來的，是一片灰濛濛的天空。我斜斜躺在十樓臨窗的病床上，正像那陣子的大部分時日一樣，我的心漾滿灰撲撲的低調，孤獨的目光注著冬日午後，一點一滴的消逝。

開刀後的劇痛早已消失，然而時當青春年少，我的事業爬升到某一個峰頭上去；愛情友誼，一切如意……我竟然躺在這裡！割去了某個重要器官！而那些愛我我愛的人，卻活躍在我企及不到的地方！

當窗外的燈，一盞一盞亮起時，淒冷的冬日黃昏似也被緩緩的烘暖了。我凝視著一盞盞或遠或近的燈，想像那後面的某種溫暖：那是「家」嗎？那是使男人願意拚命、女人願意奉獻的家嗎？那是，當黃昏來臨時，張羅起一桌熱騰騰的飯菜，亮起一屋子等待的燈光，對那奔波的遊子大聲招呼著「歡迎歸來」的家嗎？

二十六歲的那個黃昏，「家」的意象，給我那孤獨而特殊的旅次，某種溫暖而有力的鼓舞。那以後的許多年間，我像許多青、壯年般，拚鬥奔波。婚前回家，無論早晚，我知道燈光亮著，母親在家，那使人願意愉悅的啟門而入；婚後成家，我每每在忙碌過後，匆匆趕回，為的是要為丈夫孩子，亮起一盞等待的燈光，張羅起未必豐盛，卻十分新鮮的飯菜。我喜歡聽回家的人那熟悉的開門、翻信箱、上樓的種種聲音，我更喜歡聽稚兒被奶媽用小車車推到窗下，焦急而甜蜜的喚著「媽媽——媽媽——」。

只有女人，才有這個權利，只有母親，才有如此幸福吧？

我喜歡做個獨立自主，能決定自己人生、事業與婚姻的女人，可是，那樣的女人，並不表示同時可以卸下家庭和母親的責任，相反的，因為是凡事對自己負責的人，所以更應該為自己的選擇付出尊重、責任和努力。

懨懨的。夏天就是這樣的討厭，每堂課都像上軍訓一樣叫人累乏。

窗外的樹梢上幾隻小鳥在吱吱喳喳的叫著；時而跳上，時而跳下。心中不禁想著，倘我也能翱翔於空中或者佇足於那遠處的山頂上，那該多好。

哦，對了，那遠遠的山，總是那麼詩意，總是那麼引人入勝的。妳不知道，每次坐在這個教室往外一望，自然而然就會看到她靜靜的屹立在遠處。有霧的時候，朦朦朧朧的；有太陽的時候，卻又墨綠得教人真想去撫摸一下。

記得初到這裏來的時候，朋友一直介紹著這裏的環境，什麼醉夢溪啦，情人橋啦，呃！好像還有什麼鴛鴦潭的，就是沒有說及這些山。我是個愛山的孩子，小時候每次到鄉下見到山時，總是樂得拍手大叫。父親就曾說過要我以後讀農科。其實，那時我也著實真喜歡種種花、剪剪草。家裡天臺上的花，幾乎就是我一手種的。記得那時我還養著好幾缸金魚呢！後來由於年齡一天天的大了，興趣也隨著日子在變遷，可是那份對山的喜好，至今猶未能忘情。

驟然，窗外傳來幾聲鳥鳴，下課的鈴聲也恰好響了。嗨！下一節課，可以到山上去了！

幾聲悶雷，驚醒於甜夢中。

窗外的暴雨正傾盆而下，陣陣寒風不斷從窗縫吹進來，下意識的想拉拉被子。可是不知何時，被子已經滑到床下了。

在家的日子，媽媽總是無微不至的照顧著我們，就連被子也會替我們蓋得妥妥當當的，而那時就不知道珍惜那份親情，現在離開家了，才感到可惜。

前幾天看到書店都擺著母親卡，我才想起這個偉大的日子已經來臨。媽這個月剛好到臺北來，本想到書店挑一張漂亮的母親卡送給媽。可是挑了整整一條重慶南路，還是沒有一張滿意的。

不如自己畫一張吧！結果用鉛筆畫了一朵康乃馨，後面再小心翼翼的寫上幾行小詩——這是一朵康乃馨。僅僅是一朵，不過，它包含了您底孩子所有的敬愛和祝福。母親啊！您是一朵孩子們的康乃馨！惟有您，才有著歷史長青的親情！母親啊！您是所有人類的康乃馨，惟有您，才孕育得出亙古不滅的慈愛！在這偉大的日子，您底孩子虔誠的獻給您，這朵康乃馨。祝福您福壽無疆！